

鬼

吉布賽誘惑

荒謬的英法海峽
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

戀

貳

徐訏全集之二

鬼

戀

吉布賽的誘惑

荒謬的英法海峽
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

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臺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二月臺二版

徐 訐 全 集 (二)

基本定價 二元八角

港幣定價八元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著	者	徐	訐
發	行	人	蔣 廉
發	行	印	書
刷	正	中	局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(5030)
(500)詳

正 中 書 局

CHENG CHUNG BOOK COMPANY

地址：中華民國臺灣省台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Address: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經理室電話：3821145 編審部電話：3821147
業務部電話：3821153 門市部電話：3822214
郵政劃撥：九九一四號

海 外 總 經 銷

OVERSEAS AGENCIES

香港總經理：萬成圖書公司
總辦事處：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
電話：3-886172-4

日本總經理：海風書店
地址：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電話：291-4345

東海書店
地址：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入番地
電話：791-6592

泰國總經理：萬成圖書公司
地址：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
美國總經理：華強圖書公司
Address: 41 Division St., New York, N.Y. 10011

歐洲總經理：英華圖書公司
Address: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

加拿大總經理：嘉華圖書公司
Address: China Court, Suite 211
Ontario, CANADA

獻辭

春天裏我葬落花，

秋天裏我再葬枯葉，

我不留一字的墓碑，

只留一聲嘆息。

于是我悄悄的走開，

聽憑日落月墜，

千萬的星星隕滅。

若還有知音人走過，

驟感到我過去的喟嘆，

即是墓前的碑碣，

那他會對自己的靈魂訴說：

「那紅花綠葉雖早化作了泥塵，

但墳墓裏終長留着青春的痕跡，

牠會在黃土裏永放射生的消息。」

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夜倚枕

說起來該是十來年前了，有一天，我去訪一個新從歐洲回來的朋友，他從埃及帶來一些紙烟，有一種很名貴的我在中國從未聽見過的叫做Boris，我僥人覺得比平常我們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，他看我喜歡，於是就送我兩匣。記得那天晚上我請他在一家京菜館吃飯，我們大家喝了點酒，飯後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閒談，一直到三更時分方才分手。

那是一個冬夜，天氣雖然冷，但並沒有風，馬路上人很少，空氣似乎很清新，更顯得月光的淒艷清絕，我因為坐得太久，又貪戀這一份月色，所以就緩步走着。心裏感到非常舒適的時候，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裏他送我的紙烟，但身邊沒有帶火，附近也沒有什麼可以借火的地方與路人，一直到山西路口，才尋到那路上有一家賣雪茄紙烟與烟具的商店，我就拐彎擰了進去。大概那商店的職員已經散工了，裏面只有一個掌櫃在櫃上算賬，一個學徒在收拾零星的東西，自然更沒有別的主顧。

但當我買好洋火，正在櫃上取火點烟的時候，後面忽然進來一個人，是女子的聲音：

「你們有Ere麼？」

「Ere。」掌櫃這樣反問的時候，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上，所以也很自然的回過頭去。

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，有一個美好的身材，非常奇怪，那付潔淨的有明顯線條美的臉龐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，雖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裏。她正同掌櫃對話：

「你們也沒有這種烟麼？」

「沒有，對不起，我們沒有。」

這時候，我已經走出了店門，心裏想着事情有點巧，怎麼她竟會要買這Ere的烟呢？還有那付無比淨潔的臉龐，到底我在哪裏見過的呢？為什麼這樣

晚還在這裏買烟？我想着想着已經轉出南京路了。突然在轉角的地方有一個黑影攔住了我的去路，問：

「人！請告訴我去斜土路的方向。」

我駭了一跳，楞了。一種無比銳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臉上，等我的回答。我一時竟回答不出，待我有餘地將眼光向她細認時，我意識到就是剛才在店裏想買Billie的女子。

她怎麼會在我的前面呢？我想。但隨即自己解答了，這要不是我不自覺的爲想着問題走慢了，而沒有注意她越過我，就是她故意走快點避開我的注意而越過我的。

「斜土路，我說的是斜土路。」

月光下，她銀白的牙齒像寶劍般透着寒人的光芒，臉湊白得像雪，沒有一點血色，是淒艷的月色把她染成這樣，還是純黑的打扮把她襯成這樣，我可不

得而知了。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，像是單的，大衣也沒有皮，而且絲襪，高跟鞋，那麼難道這臉是凍白的。我想看她的指甲，但她正戴着純白的手套。

「人，你這樣看着我幹什麼？」臉一百念分莊重，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。這使我想起霞飛路上不知那一段的一個樣窗裏，一個半身銀色立體形的女子模型來。我恍然悟到剛才在烟店裏那份似曾相識的感覺之來源。這臉龐之美好，就在線條的明顯，與圖案意味的濃厚，沒有一點俗氣，也沒有一點市井的派頭，這樣一想，反覺得我剛才「似曾相識」的感覺是很可笑的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不顧別人問你的路麼？」

她鋒利的視線仍舊逼着我的面孔，使我從浪漫的思維上嚴肅起來，我說：

「我在想，想這實在有點奇怪，問路的人竟不叫別人『先生』或『長者』而單聲地叫一聲『人』，難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麼？」我心裏覺得她的美是屬於神的，所以無意識地說出這『神』字，但是我隨即用平常的微笑沖淡了那責

間的空氣。

「我不是神，可是我是鬼。」她的臉艷冷得像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，聲音我可想不出用什麼來形容，如果說在靜極的深谷中，有冰墜子在山巖上溶化下來，一滴一滴的滴到平靜池面上的聲音來象徵她的清越，那麼該用什麼來象徵她的嚴肅與敏利呢？

「是鬼？」我笑了，心裏想：「南京路上會見鬼！」

「是的，我是鬼！」

「一個女鬼在南京路上走，到烟店裏買名貴的埃及烟，向一個不信鬼的人問路？」

我笑了，背靠在牆上，手放在大衣袋裏。

「你不相信鬼？」

「還沒有相信過，這是真的；但假如有一天相信，也不會在上海南京路

上：也決不會對一個在烟店裏想買Eris烟，又胆敢向一個男子問路的美女來相信。」

「那末你怕鬼麼？」

「我還沒有相信世上有鬼這樣的東西，怎麼談得到怕？」

「那末你敢陪我到斜土路麼？」

「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麼？」

「爲什麼說我激你？」

「你爲什麼不說願意不願意，而說敢不敢呢？」

「那麼我就問你願意不願意好了。」

「你爲什麼要去斜土路，這樣晚？」

「因爲到了斜土路，我就認識我的歸路。」

這時候我們不自覺的並肩走起來。我說：

「那末你是怎麼來的呢？」

「走着走着就來了。」

「那麼你是到南京路來玩的？」

「我在黃浦江上看月。」

「一個人？」

「不，一個鬼。」

「這樣晚？」

「是的，如果用你的眼光來說。」

「那末你也該乏了，讓我叫一輛汽車送你回去好麼？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是我不會叫汽車？還是你走不動，還是不敢或者不願陪我走。」

「你是鬼？」我笑：「一個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？」

「在僻靜的地方是鬼的世界，人應該怕了。」

「我怕什麼？」

「你，你——至少怕迷路。你知道僻靜的地方，鬼路複雜，人是要迷住的，你難道沒有聽說『鬼打牆』麼？但是在熱鬧的地方，像這南京路，人的路就比鬼複雜，鬼是被迷住了。」

「你是說你是鬼，而被『人打牆』迷住了。所以不認識路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點一點頭說。

「那麼我陪你去，但是如果我迷路了，你也要指點我一個出路才對。」

「那自然。」

她每次回答時，我都回頭去看她；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，說第一句時眉毛一揚，說第二句時眼梢一振，說三句時鼻子一張，點點頭，說第四句時面上浮着笑渦，白齒發着利光。這四句答語的表情，像是象徵什麼似的吸收了我，這

時就是她在送到時要咬死我，我也沒法不願意了。我說：

「那麼好，我陪你走到斜土路。」我說着就拿一支Biss來抽，忽然想起她買Biss的事情，所以就遞給他，問：

「你抽烟麼？」她拿了一支，說：

「謝謝你。」

於是我停下來擦洋火。當我爲她點火的時候，我發現這銀白而潔淨的顏色，實在是太沒有人氣了。

那麼難道這是鬼，我想。不，我接着就自己解釋了，或者是粉搽太多，或者是大病以後，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膚色，假如是我愛人的話，我一定會問：「爲什麼不搽點胭脂。」自然我沒有同她這樣說，但是她先開口了。

「啊，這是Biss！你那裏買的？」她噴了一口烟說。

「是一個朋友送我的，但是奇怪，你怎麼知道這是Biss呢？」

「你不知道鬼對於烟火有特別明銳的感覺麼？你們祭鬼神不都用香燭麼？」
「你又是鬼！」我笑了，但是我心裏也有點怕起來。可是當我向她注視時，她美麗的面容立刻給我無限的勇氣，我又矜持着說：

「但是這不是香燭是紙烟。」

「對的，但在鬼也是一樣，不用說是我自己抽了，只要是別人在抽，我知道名稱的我都說得出，但這還不算希奇，我還辨得出這紙烟裝罐的日期。」她說這句話時，態度沒有剛才的嚴肅，這表示這句話是開玩笑，那麼難道以前的話都是真的麼？然則她真是鬼了。

我沒有說什麼，靜靜地伴着她走。馬路上沒有一個人，月色非常淒麗，路燈更顯得昏黑，一點風也沒有，全世界靜得只有我們兩個人的腳步聲音。我不知道是酒醒了還是怎的，我感到寂寞，我感到怕，我希望有輕快的馬車載着夜客在路上走過，那麼這馬蹄的聲音或者肯敲碎這冰凍的寂寞；我希望附近火

起，有救火車敲着可怕的鈴鐺駛來，那末牠會提醒我這還是人世；我甚至希望有鎗聲在我耳邊射來。——

但是宇宙裏的聲音，竟只有我們可怕的地步，突然，她打破了這份寂靜，說：

「你以前還沒有同鬼一同走過路吧？」

我清醒過來看她，她竟沒有半點可怕的表情，同樣的鎮靜與美。到底她是習慣於這樣寂寞的境界呢？還是體驗不到這寂寞的境界呢？

「你怕了，你有點怕了，是不是？」她譏諷似的說。

「我怕？我怕什麼？難道怕一個美麗的女子。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不回答我，我問你，你以前還沒有同鬼一同走過路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以前沒有，現在也沒有，將來而且永遠不會有。」說出了我有點後悔，這句話實在說得太僥倖了，似乎我是怕她提起鬼似的。她好像有意捉

弄我的說：

「但是你現在正伴着鬼在走。」

「我不會相信有這樣美的鬼。」

「你以為鬼比人要不美許多麼？」

「這是自然的，人死了才成鬼。」

「你是將人的死屍作為鬼了！」她說：「你以為死屍的醜態就是鬼的形狀麼？」她笑了，這是第一次發聲的笑，這笑聲似乎極富有展延聲似的，從笑完起，這聲音悠悠悠悠的高起來，似乎從人世升上天去，後來好像已經登上了雲端，但隱約地還可以讓我聽到。

我望望天空。天空上有姣好的月，稀疏的星點，還有是幽幽西流的天河。

「人間腐醜的死屍，是任何美人的歸宿，所以人間根本是沒有美的。」

「但是鬼是人變的，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永生的人形，而不會比人美的。」